跨越时空的记忆

■龚全珍

红色家风

我所知道的长征故事，大多是从我老伴甘祖昌那里听来的，我把它们转述给大家。

1934年7月，红6军团奉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，准备突围西征。我老伴当时在兵工厂，并不在随军修理枪械的人员名单里，他想跟着部队走，就向上级反映情况，结果没有通过。他急了，直接找到湘赣军区供给部领导说："我在兵工厂搞采购，常常一天挑着担子跑百多里，路上还和敌人交过手，在反'围剿'中，我也送过弹药上战场，从没有感到有啥吃不消的，让我跟部队走吧！"领导见他决心那么大，便点头同意了。

后来，他调任红6军团53团司令部司务长。一天，团领导找他说："甘祖昌同志，部队原带的粮食早吃完了，天天行军打仗，没有东西吃可不行啊，你想办法去筹些粮食来吧！"

他接受任务后，带着一百多个战士和帮助筹粮的老乡出发了。当他们走到一座山下时，遭到一伙敌人的伏击。他立即带领有枪的战士进行反击，掩护徒手的老乡分散撤离。战斗打得很激烈，忽然一颗流弹飞来，打在他的左脑门，这里曾被土豪用斧头劈伤。他感到一阵麻木疼痛，如注的鲜血顺着脑门流下来，顿时满脸都是。他伸手一摸，幸好子弹没有全打进去，有一半留在外面。战士们要为他包扎伤口，被他阻止了。这时，他感到头又痛又晕，来不及多想，用两个手指头捏住露在外面的半截弹头，一咬牙，拔了出来。他把鲜血染红的子弹头拿给战士看，诙谐地说："嘿嘿，一粒花生米！"

他从身上扯下一块布条，自己把伤口包扎了，继续与敌人战斗。撤到安全地带后，老乡和战士们都劝他找医生上药，他却笑着说："不要紧，死不了，筹粮要紧，我们赶快走吧！"

他们边走边向村里的群众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，动员群众支持红军、参加红军，同时向大家筹集粮食。不到两天，他们筹到了两千多斤粮食，还有好多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。回去后，他找卫生员把伤口简单地处理了一下，就又带着筹粮队伍出发了。

在长征途中，我老伴的主要任务就是筹粮。一次，部队来到湘西和川、贵交界的地方，那里崇山峻岭，人烟稀少。他领着筹粮队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连个人影也没看到，走了一天的路，大家又饿又累，便坐下来休息。一个工人出身的红军战士从身上拿出一小包不知哪弄到的蚕豆，给每人分了8颗。大家拿着蚕豆左看右看舍不得吃。我老伴捏起一颗放进嘴里，含了半天才开始嚼，一点一点咽下去。他还开玩笑地说："它不是蚕豆，它是天上王母娘娘花园里的仙果！"大家都被他逗乐了。我老伴叹了叹气说："可惜它炒熟了，要是生的，我真想留两颗做种子，将来带回去种它一片！"

说着话，他站了起来，带着大伙继续赶路。此时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还没有筹到一粒粮食，我老伴还在发愁。突然，有人发现前面一座矮山的山脚下像有一块红薯地。大家跑过去一看，就是一块红薯地。我老伴在四周找了半天没找到人，只看到远处的小溪边有两三个茅草房，猜想应该是种红薯的农民临时休息的地方。天快黑了，筹不到粮食，搞些红薯回去，大家也不会饿肚子。可找不到田主人也不是办法啊！他摸了摸脑袋对大伙说："把红薯挖走，将钱留在田里。"

大伙迅速动手挖红薯，有的用手扒，有的用树枝撬，挖出来的红薯全装进了随身带来的布袋里。我老伴从衣兜里掏出记账本，撕下一页，用钢笔在上面工整地写上："老乡：我们是红军筹粮的，因天快黑了，来不及去找你商量，我们动手把你的红薯挖走了，非常对不起，特留下拾块银元，算是我们给你的红薯钱了。"他又从本子上撕下两页纸，把十块银元和字条包在一起，放在地头，做上标记，让田主人容易发现。随后，他和大伙挑着或扛着红薯，踏着夜色追赶部队。

我老伴常对我说，长征路上最让人难受的事，莫过于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战友被饥寒交迫夺去了生命。他对我说，过草地的时候，绿油油的草地，看上去一马平川，其实底下全是稀泥浆，只要一不小心踏上去，就会往下陷。如果没有人拖你上来，泥浆很快就会没过脖子，性命就没了。过草地时，天气也很奇怪，刚刚还是蓝天白云，阳光普照，转眼就乌云翻滚，风雨交加。爬雪山更是不敢想象，一会儿银装素裹，煞是好看，一会儿又狂风暴雪，无法前行。

他回忆起那段时光，眼睛都湿润了。他说，红军将士艰难地跋涉在雪山草地，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。他们饥寒交迫，许多人还有伤病。我老伴多次眼睁睁地看着几个战士就这样倒下了。他心里非常难过，心想这都是些多么好的同志啊，要是能给他们一些吃的穿的东西，哪怕一点点，也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。可惜没有，甚至连能吃的草根树皮都搞不到。因为在红二方面军的前面，已有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后走过，能吃的草根树皮都被找来吃得差不多了。他虽是管着伙食，但筹不到粮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眼看翻过雪山就可进入陕北了，红军将士们都竭尽全身的气力，想方设法要翻过去。一个受了伤的战友却再也走不动了，他受伤的大腿里还有弹片没取出来，伤口大面积发炎溃烂。他有气无力地坐下来，拉着我老伴的手说："老甘，我不行了，你走吧，革命一定成功！"

他一只手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拿出3只红辣椒，交给了我老伴。这是部队在到达甘孜时，我老伴将搞到的一些红辣椒给每人分了3只，没想到这位战友一只都没吃。他悲伤地从战友手上接过红辣椒，又眼看着战友安然地倒下了，心如刀割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要在平时，给3只红辣椒是很平常的小事，可在过雪山草地的特殊环境下，它是可以救人性命的大事。这位战友，如果早把这3只红辣椒吃了，也许不会倒下，然而他宁肯自己牺牲，却一直把3只红辣椒揣在身上，这种生死相让的精神是多么高尚啊！

我老伴把3只红辣椒分给战士，十几个人一人咬了一丁点，但这一丁点辣椒的辣度使每个人都浑身发热，脚下的力气也增了不少。几个眼看快要倒下的人，也奇迹般地振奋起精神，坚持着翻过了雪山。这件事，在我老伴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，无论在什么时候想起来，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。多年后，他都用这事教育我们的子女。

（作者为甘祖昌将军夫人、全国道德模范）

左图：甘祖昌与女儿甘公荣一起插秧。**右图：**甘祖昌与家人合影。 **作者提供**

☆甘祖昌将军三女儿甘公荣：

爸爸平时生活非常节俭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穿的鞋破了个洞露出了脚趾头。许多人都说我，你爸爸妈妈都是拿工资的，怎么还穿双露脚趾头的鞋啊？我听了，感到十分羞愧，想让爸爸帮我买双新鞋子。放学后，我把鞋子脱下来偷偷地放在大门后面，不敢告诉爸爸。晚上放学回来，爸爸叫住了我说："公荣啊，你这双鞋子我帮你补好了，拿去穿吧。学校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不要听那些人的话，生活要简朴，不能浪费。"我便再也不敢提买鞋子的事了。

爸爸给自己定个规矩：不吃超过一块钱一个的食物，不穿超过一块钱一尺布的衣服。有一次，妈妈买了一斤甲鱼，开饭时，爸爸一筷子也没有动。他不吃，我们也不敢吃，在桌上放了好几顿，弄得妈妈吃也不是，倒也不是。后来，妈妈就再也不敢买贵菜了。

爸爸是绝对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我们找工作的。新疆解放以后，大哥去新疆找爸爸，希望爸爸可以给他安排一个好工作。没想到，爸爸说大哥文化水平不高，干不了什么技术活，让他在新疆开拖拉机。大哥当时经常加班，比在老家时还辛苦。大姐在吉安卫校读书的时候想当兵，但也知道爸爸不会出面帮她，因为爸爸说过女兵指标很少，有多少烈士的子女也想当兵，还是让他们去吧！大姐想去新疆报名，爸爸说，那也不行，新疆有新疆的指标，你插进去，不就打乱别人的征兵计划了吗？后来，大姐只能自己在吉安报了名。那次，正好赶上我妈妈在家里割猪草时摔断了手，爸爸带她去吉安看病。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听说爸爸来了，前去看望他，并跟他说起大姐报名参军的事，想听听首长的意见。爸爸说："她想当兵我没意见，但是希望你们在体检的时候严格把关，看看她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我知道，她的眼睛有点近视，是不太合格的。"大姐听了这话，当时就气哭了，说不指望你帮忙就算了，还到处宣扬我近视。1975年，我妈妈从教育岗位离休。按照当时规定可由一个子女顶替，本来打算让我去学校接班，电话打来了却被爸爸拒绝了。自此以后，谁也不敢再提接班的事。

作为甘祖昌和龚全珍的女儿，我将继续践行爸爸的遗志，老老实实做人，勤勤恳恳干事，积极参加公益事业，做力所能及的事，多帮助人，绝不能给父亲母亲抹黑。

☆甘祖昌将军外孙、甘公荣之子金锋：

小时候，外婆和母亲经常给我讲外公甘祖昌长征的故事。在我眼里，外公就是英雄，红军就是英雄的部队。外公长征时"1粒花生米"和"3只辣椒"的故事，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。外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与敌人战斗，受了伤中了弹，还戏称子弹是花生米，这多么让人敬佩啊！在爬雪山过草地时，战士们没有吃没有喝还受着伤，有人甚至倒下再没有醒来，但他们的精神还在，信仰还在。外公也是凭着这种精神和信仰，走完了长征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在外人眼里，外公是将军，肯定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；在我们家人眼里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生活非常简朴。听外婆讲，外公从新疆回来后，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农民，不仅下田劳动，还带着我舅舅、姨妈和母亲劳动，自己种菜、种烟草。可即便这样，他还舍不得吃好东西。

从小母亲就教育我，要按照外公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，不能以将军的后代自居，要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国家和社会出力。在生活中，我继承外公的遗志，老老实实做人，勤勤恳恳做事，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，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，决不无功受禄，决不不劳而获。

我想，人生可以平淡，但不能虚度光阴，这是外公给我的最大感悟。

家人

传递心中的光亮

■彭博

在36年前的那场战斗中，22岁的父亲失去了他的右眼、右手、左腿，左眼视力不足0.1。

在评定残疾等级时，父亲一再恳请委员会将自己的残疾等次由一级降为二级。"如果被评为一级，我以后的生活就只能在荣军院度过。降低等次，意味着我还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工作。"

委员们被父亲的赤诚深深打动，将父亲的残疾等级评为二级。父亲后来成为了国防教育战线的一名新战士。

父亲的转型是痛苦的。由于视力微弱，在备课过程中，对于需要查询的资料，父亲只能请他人代劳念给自己听。我8岁那年的一天，半夜起床后发现书房的门缝里透出一丝光亮，里面传来轻微的键盘敲击声。我把门轻轻地打开一丝缝隙，看到了父亲的侧影。只见父亲弓着背，脸几乎贴在电脑屏幕上，用左手食指逐个敲击键盘写教案。父亲看一会儿电脑，就得揉揉左眼休息一会儿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察觉到我在看他，走过来抱了抱我。我才看清他眼中满是血丝和泪痕。他摸了摸我的脑袋，让我赶紧去睡觉。

入伍后，我曾和父亲谈起那个晚上，父亲只是笑笑说："毕竟受伤了，生活不能像原来那样了……"

今年7月1日，在收听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实况直播后，心潮澎湃的父亲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晒出了自己36年的党龄。当天下午，父亲视力急剧下降，再次陷入了黑暗。

母亲将父亲搀扶到医院。经诊断，由于旧伤复发，父亲视网膜已经部分脱落。如果手术成功，也许能恢复部分视力；如果失败，则会彻底失明。

回到家后，我们一家三口讨论如何抉择。当我和母亲为失败的风险踌躇时，父亲先开口了："虽然有风险，但我决定做这个手术。比起牺牲的战友，我多看了36年的光明，我知足了。哪怕以后都是黑暗，我也会坦然面对。"

7月12日，母亲小心翼翼地推着父亲前往手术室。在进入手术室前，母亲特意停留了一会儿。那是我和母亲的约定。

那天，我气喘吁吁地赶到父亲面前，将浸着汗水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递到了父亲手中："老爸，我正式成为研究生了，希望这个消息能让你高兴，手术一定会成功！"

父亲用指尖摩挲着"录取通知书"几个字，欣慰地笑了。我还想再向前送一步，父亲摆摆手说："儿子，爸爸很欣慰，这里就交给医生，你回去吧。你是学员队队长，学员们快毕业了，他们更需要你。不要担心爸爸，爸爸为你而骄傲！"

父亲的手术比较成功，虽然还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，但所幸挺过了第一关。

返回单位途中，看着一幅幅"到边疆去，到海岛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"的横幅，我思索着：学员们对毕业分配感到迷茫，该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点，引导学员走出困惑？一个灵感闪过我的脑海：或许父亲的经历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。

在学员毕业前夕，我用轮椅将父亲推上了讲台，为学员们上一堂特殊的毕业教育课。当我推着穿军装、戴防护墨镜的父亲进入教室时，全体学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，用注目礼的方式向这名老兵表达着无声的尊重。

回到阔别数年的讲台，父亲很激动，回忆着当年同样在火热的盛夏，他与战友们义无反顾地奔赴边疆前线的往事。"身处伟大军队，基层一线才是成长成才成功的大熔炉。我希望同学们能像当年的我们一样，做最正确、最有价值的人生选择，到一线去、到基层去、到艰苦地区去，将青春热血洒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。"

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。

随着一声嘹亮的"敬礼"，学员们用军礼向父亲表达了由衷的敬意。

在那一束束满怀炽热的目光中，我理解了父亲，更读懂了父亲心中的光明：36年来，父亲一直乐观、坚强地直面生活中的不幸与磨难，父亲的言传身教是我受用一生的宝藏。我会像父亲一样，永远兵心向阳，永远积极顽强，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身边的人，勇敢地去追逐生命中的光亮。

那年那时

生命里的骆驼井

■王建创

骆驼井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曾经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场109团的别称，坐落于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边缘。名曰骆驼井，却没有骆驼，只有井。遍布田间地头的坎儿井、机井，是绿洲得以存在的前提。

记忆中，骆驼井标志性物产有无籽葡萄、炮弹西瓜、金皇后甜瓜；最热闹的地方是工农兵商店，宽阔的乌奇公路从商店门前的十字街口穿过。每年9月，谁家有孩子考上大学，乡亲们就热热闹闹地把他们从商店门前的十字街口送走上学。由于新疆地广人稀，且昔日又少有汽车，通常外出上大学是年轻人第一次离开家乡，而乌奇公路也成了他们走向未来的希望之路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我，也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。参军后，我回骆驼井的次数越来越少。记得有年春节，因值完班假期也快结束了，我犯了懒，便没有回家。谁知正月十五刚过，家人出差路过乌鲁木齐，一见面就责怪我："过年为啥不回家？吃团圆饭的时候，爸都落泪了……"

我听后，心头发酸，连忙接过家人捎来的父亲写的家书，装作拆信走到一边，双眼却湿润了。

父亲年轻时响应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号召，从中原腹地西出阳关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兵团创业之初一穷二白，自然条件、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。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开荒地、建水库、修公路，在沙漠腹地建起一座座新兴小镇，也铸就了"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、艰苦奋斗、开拓进取"的兵团精神，被后人亲切地称为"兵团一代"。

高强度的工作之余，父亲还要打土坯、盖房子，做家具、建庭院，后来又养猪种菜、栽果育苗，像参天大树一样撑起了这个家。我儿时记忆里，熹微的晨光和落日的余晖中，总有父亲不停歇的脚步和奔波忙碌的身影。

由于工作、生活压力大，父亲脸上鲜见笑容。我中考时考了全校第三，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笑容。

可惜我后来不争气，急功近利想放弃学业，和几个伙伴偷偷约定好去外地闯荡。就在出发前，我们的行动被一个立场不坚定的同伴"出卖"了。这个同伴的家长特地来到我家找我父亲询问此事，我一看不妙，匆匆逃出家门。

时值隆冬，父亲骑着单车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到处找我。由于心里着急，加上腿脚不灵便，他笨重的身体连同自行车一起滑倒在路上，半天爬不起来。我在角落中看到这一幕，再也不忍心躲下去……

到家后，父亲什么也没说，久未下厨的他竟亲自为我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。我颤抖着双手拿起碗筷，不安地偷看了一眼父亲。他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几乎不被察觉地叹了口气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也跟着一颤……

在那之后，我开始发奋努力，最终考上了军校。

临行前，父亲让我早早休息，自己却为我仔细打点行装，一直忙到深夜。我在迷迷糊糊中睡去，第二天一早又在热气腾腾、满屋饭香中醒来。天还未亮，父亲就在为我做行程饭了……

待我匆匆吃过，父亲又像送孩子远行的乡亲们一样，一手提着我的行囊，一手拎着大兜食品，把我送到商店门前的十字街口，却一路无语。从未出过远门的我，有些惴惴不安，很想听父亲说几句鼓励的话，嗫嚅道："爸——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"

父亲深情而慈爱地看了我一眼，拍了拍我的肩头，说了一句如响鼓重锤般让我至今铭刻在心的话：

"你已经长大了，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。不管走到哪里、走得多远，你要记住，你是兵团的孩子。"

参加工作后，风里来雨里去，随着岁月的沉淀，我逐渐体会到这句话蕴含的深意。人生之路，不可能永远有亲人陪伴指引，也不可能一直按既定规划走下去，唯有拥有积极进取、勇于吃苦、不畏挫折的精神，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。从军近三十载，多次参加急难险重任务，我从未掉过链子，也从不觉得苦，我要感谢父亲带领我从小历练、锻造的兵团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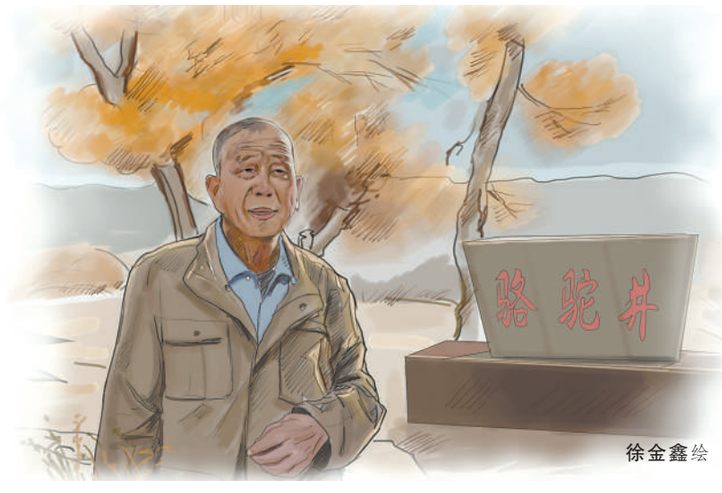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以后，即将跨入大学校门的孩子打电话，问了我同样的问题。我把父亲曾对我说的话又说给他听。孩子愣住了，显然他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他沉默了片刻，很认真地回答："知道啦！"

盖因人之垂暮，难免渐趋伤怀。步入耄耋之年的父母，变得敏感、脆弱。我常常听到兄妹们说，每到周末，母亲就守在电话旁，生怕漏接我的来电；每次听说我要回家，父亲就掐着指头算日子，到了那天早早地领着孙辈在十字街口等。而粗心的我有时忙起来，两三个星期也给家里打不了一次电话。父亲生怕我遇到什么难事，主动来电确定无恙才放下心来。

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，这些年我很少回家。每每问起需要什么，父亲总说啥也不缺；每每问及二老身体，父亲总是报喜不报忧，母亲几次病危都是事后才告诉我。父亲八十大寿，我回不去，打电话表示歉意。父亲反过来安慰我："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军中男儿当以四海为家。记住，你是兵团的孩子！"

是的，我是兵团的孩子。兵团的孩子，要像父辈们那样，不畏艰苦、开拓进取，内心永远火热。

因为疫情和工作原因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探亲。重阳节连线问候，看到父亲日渐苍老瘦削的面容，我不禁泪目，朦胧中仿佛看到了年迈的父亲，正牵着年幼的孙儿，立于骆驼井的十字街口，翘盼着儿子的归来……



徐金鑫绘